

抗敵演劇隊第八

獅吼劇

(18)



1939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誌

獨幕劇集

第三輯

悲劇 恨官 不辭隨甲

介書 答 谷 賦 正 正

出 彈 答 彈 報 出

讀 告 意 治 將 莊 嫡 新 臨

實 野 國 禮 三 食

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八隊編

1939

蜀川人平八十二年國華中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獨幕劇集

第二輯

編

者

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實價國幣三角

出版者 戰時出版

代售者 各地五五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 獨幕劇集

蘇丹書 谷正正書

實(第二十輯)

國語正典正依  
第六頁正依

## 目錄

謝受諸香燭，時或未及兩月，早儉書一空，庶再遊飛  
自家人一財誌論言論全潛歸人，內容異常充實，出眾  
本轉由向 愚決主懸碑，深寸寸誌輝以來 蘇委員  
光榮的犧牲 王

再遊 出書

起 義 員 誌 輝 言 論 全 集

劉王

諒逸

王

逸

劉

諒

# 自家人

劉諒

時：一九三八，廢歷的除夕。

地：某戰區，敵人攻擊目的地的側面的一個小村庄上。

人：母——潑辣固執的老嫗。有着成見。

大強——老實，急躁而遲鈍，一個身長體壯的青年農民人家叫他飛毛腿。

小老二——糊塗，懶惰，一個小胆的潑包貨，只十二三歲。

哨兵——一個粗莽的老兵，他懂得「負責任守紀律」只是有時也很馬虎。

保長——誠懇，負責任，但也是一個平庸的老好人。

日兵——狡猾但也魯莽得很。

景：一間破舊的農家平房，屋角房頂全都佈滿了灰塵和蜘蛛網，牆上也被火烟熏得黑黑地。

牆角放了些農具，上面被些柴草壓蓋着，好像許久都沒有耕種了。

在台的右邊後角上是一個灶，前面是內門。台的後左角是通外門的過道，後壁中央有窗口，

這里。我們可以看見將要進來的人從這里經過。於是在長門的後面，於是在中央的窗口，台的左邊中央，是一張方桌和長凳。

幕：灶上嫩滑快煮熟的鷄在沸騰着，小老二坐在灶前打瞌睡。從窗里斜透黃昏時的光彩，台上

安閒地。

只遠遠送來續斷續接，時大時小的大砲聲，但這好像與他們無關似地，他們還是照樣地準備着自己過年。

母：（用力地刷了幾下，不耐煩地）嗤！這要命蜘蛛，一個屋頂全結滿了網！（吃力地擦了一把汗，又狠狠地刷了兩下）

（突然地響了兩聲較大的砲聲。）

小老二：（忽為砲聲驚醒，跳了起來）媽，媽！……

母：怎麼啦！你得好好的加點柴呀！

小老二：噫！砲，大砲！

母：你得添柴哪！

小老二：（揉着眼睛）噫，砲聲又……

母：叫你加把柴！（氣憤地丟下刷子，過去看，）咳！跟你說，火加得大點。你看你，這樣火頭

人

幕

還燉得好嗎？（抓了一把柴，看看火。）你瞧，這麼大人了，火都還不會架，（把柴塞了進去）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咳，你瞧，架成一團，氣都不通一點，（立起）咳，什麼事都離不了我，怎麼得了啊！

小老二：……

母：（自己劈叨着，又拿刷子刷着）唉，今天都三十了，要是往年，吶，二十四就把什麼都安排得妥妥當當的，那兒還要大除夕的來忙呢！

小老二：嗯，媽！我說，我們就別過這個年吧！……

母：像那麼懶斷了骨頭，就連年都懶得過了……

小老二：嗯，不是！嗯，媽！是砲，大炮……

母：（凶狠地）大炮，麼着，（拿去頭上的布，打着身上的灰）日本人……

小老二：大炮老那麼打着，打得人心神都不定，嘔，媽！我說我們還是逃吧！

母：濃包，大炮怎麼着！跟你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把掃把從竹桿上改下來）……

小老二：嗯，那麼大的聲音，連着是已經響了三天了，一刻兒也沒有停過，嘔，媽……

母：他響他的，又打不到你頭上來，要你怕什麼！

小老二：嗯，不怕！你可聽見的，昨天晚上響得那麼凶，連覺也不能夠睡，唔，媽，要是日本人

來了，嘔……

母：死沒出息！跟你說，是不要緊的，就是因為日本兵打不下大關來，才那麼整天整夜的放砲。

大關又有重兵守着，日本人是擊攻不下的……（揩桌椅）

小老二：可是，昨天晚上，又擱得那麼凶了，我連覺都不敢睡，只好在床上張大了眼睛，聽它那麼

「紅龍」「紅龍」地……唔，媽，我說要是大砲打得過了，那可……

母：濃包，大砲就是專要打在你的頭上的！

小老二：噫，我想總有一會日本人要來的！

母：跟你說，日本人只是攻打大關，就是大關給打下了，他也只順着公路去打縣城，我們這兒是

在大關的後面，他就不會到我們這小地方來的！

小老二：可是我們這兒前面就是老虎嶺，翻過老虎嶺就可以通到日本人佔的地方去，噫，我們還

是逃吧！

母：逃？逃到那兒去呀？跟你說人家個個都那麼說：這兒是不要緊的！老虎嶺那麼高，那麼難爬

，而且只有那一條小路，我們鄉下人味，也不會走的，日本走那條路來送死？人家大關的

人，還要逃到這兒來呢！你要逃到那兒去？

小老二：可是人家說日本人是凶得狠的，要殺人的！

母：濃包！他就專門要殺你，跟你說話，是一輩子也說不清楚的！

小老二：唔——

母：（止住）別再噁囉了！去看雞嫩得怎麼樣了！

小老二：（還要說）……



母：叫你看嫩雞的雞，快回來！

小老二：（只好去看雞，可是他慢吞吞地揭開鍋蓋，雞的香氣很濃烈地刺到鼻里，他不由地吞了幾口水）唔，好香！好香！（取筷在鍋里弄着）噫？唔，媽！怎麼只有一隻雞呀？……噫，你不是說的，過年敬菩薩味，一定要用什麼三牲的麼？可是這裏只有一隻雞，怎麼行呢。

母：（想起來）是呵！桶里的魚，還沒弄呢？

小老二：豬頭呢？現在還沒有下鍋，停會那嫩得爛呢？

母：老衙子的張屠戶今年不賒賬，所以到現在鍋里還沒有豬頭。

小老二：唔，媽，三牲里沒有豬頭，那怎麼行呢？

母：我已經叫你哥哥担了些米到老衙子去了，還帶了十幾個雞蛋，叫他一齊賣了，買一個小豬回來。年成不好味，菩薩也不會見怪的。

小老二：哥哥是上老衙子賣豬頭去了？

母：是呵！天都快黑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小老二：真是哥哥還不回來，等會豬頭那嫩得爛呢？

母：照理？也該回來了！

小老二：豬頭嫩不爛，回頭就吃不動，真是！哥哥跑路，跑得頂快的，平時人家都叫他做飛毛腿，今兒不知怎麼弄的，去了那麼久了，還不回來，哼，真是！

母：照理，這兒到老街子，大強只要一頓飯功夫就可以打一個來回的。

小老二：真是，還叫飛毛腿呢？買個豬頭也買不來！

母：哦，許是雜貨店的王老闖拉着他柴錢吧！一定又同他混去了？

小老二：（自語）要哥哥不把豬頭買回來，又沒有豬頭吃了，嚶，媽，要是沒有豬頭，菩薩也敬

不成了？

母：你什麼想敬菩薩喇！還不就想着沒得吃！

小老二：嚶……

母：又嚶囉什麼？光別等他了，咱們先準備起來！去，把那桶里的魚殺了，洗乾淨拿來煮起來再

說！

小老二：（不大肯去）哥哥在家的時候又不叫他弄！（懶懶地過去，抽手去桶里爪魚，又連忙縮

回）哦，那麼大一條魚，唔，媽，我可殺不了那麼大一條魚，嚶，還是你去吧！我來看

火！（一屁股坐在灶前）

母：懶雜種！你就只知道吃！（自提桶拿菜刀下）

小老二：（弄弄柴火，又打起瞌睡來。）

（台上靜了一會，外面叫門聲很急）

小老二：（只懶懶地在椅上喊）媽，媽……

母：（在內）小老二！去開門呀！怕是你哥哥回來了！

小老二：（向內門嘴）怎麼大白日的，把門關着？

母：（在內）雜種！你就懶成那個樣子！去開！

小老二：（自己嘖咕）開門關門的，儘找麻煩！（開門大強上）哥哥！你買的豬頭呢？

大強：（忽忽忙忙地喘着氣）保長呢？（揩着汗）去了麼？啊？

小老二：怎麼？你沒有買豬頭麼？

大強：我問你，保長走了麼？

小老二：沒有買豬頭。可過不成年了！

大強：死鬼！死在頭上，你還想過年？（急燥地）保長呢？

小老二：保長麼？就一直沒來過，哥哥你找保長幹嗎呀？

大強：（氣急）沒有來過，奇怪，他家怎麼說到我家來了呢？（回身即跑）

小老二：（拉住）哥哥，什麼事呀？這麼忙？你買的豬頭呢？

大強：死在頭上還要豬頭呢？

小老二：什麼？

大強：日本鬼子來了！

小老二：（驚懼）呵？你看了麼？哥哥！日本人可凶不凶？

大強：咄！還能給他看見？看見早就不能回來了！（又欲奔下）

小老二：（追去）哥哥！你到底遇見什麼？

大強：（狠狠地）老街子的人全都開了舖子去逃難去了！

小老二：真的麼？

大強：哼！我到老街子就沒有一個人了！（急下）

小老二：那麼真的，真的，（亂忙一陣）我們也逃吧！逃吧！（向內）媽！媽！逃難啦！逃難啦！

母：（在內）小老二怎麼了？你把我買來的豬頭拿進來我洗呀！

小老二：媽不過年了，我們逃吧！逃難吧！

母：（在內）滾包！死沒出息！叫你把豬頭拿進來，我洗呀！

小老二：咳呀！媽，死在頭上還要豬頭呢！日本兵都來了！日本兵來啦！

母：（在內）怎麼？小老二！你說什麼？

小老二：日本兵來啦！日本兵來啦！

母：（還捲着袖子，一手提了菜刀，一手抓着未打整好的魚慌忙跑出）什麼？在那兒？

小老二：是哥哥說的日本人來了！

母：咳！……他人呢？（喊）大強！大強！

小老二：他又出去了！

母：才聽他說話，怎麼一轉眼就衝到那兒去了？剛才他在同你說什麼？他看見了日本人了麼？小老二：還能看見，他要給日本兵看見了，就回不來了，他沒看見。

母：我原說呢，連一點影子都沒有見着，看見風就是雨，這時候人家誰都安心地在準備着過年，

那兒來的日本兵呵？

小老二：可是哥哥說，老銜子的人全都關了鋪子門，都逃難去了！

母：那邊不是人家老銜子的人也要過年麼？人家鋪子里的夥計要回家，老板當然也要關了門過年

囉！你們就說人一定是逃難了？咄！這些濃包貨！

小老二：可是人家都說日本凶得很的，噫……我們還是逃吧

母：死難種！跟你說不要緊的！誰像你都樣沒出息，連影子都沒見着，就疑神見鬼，直嚷着來了

！來了！其實，你看見日本兵在那兒？瞧你那濃包樣！

小老二：是哥哥那麼說的！

母：哥哥？你哥哥還不也是一個獸貨，就只知道那麼沒頭沒腦的，東忙一陣，西衝一輪，一轉眼

就見不着他的踪影了！（感慨地）咳！我前世不曉得作了什麼孽，儘養出像你們這些獸貨！

你瞧你，其實是那麼大了，還什麼都不會做！連殺條魚都要我親自動手，就只知道吃現成

的，這會兒又只會那麼喊喊曬曬的亂忙一陣……來！把地下掃掃！你看天都黑下來了，咱

們還沒有收拾好……（小老二氣憤地用力揮着掃把，地上的灰飛騰起來。）

小老二：你怎麼啦？地也掃不來了吶？你看滿屋全是灰！（小老二又死洋怪氣地掃着。）

小……（停了一會有人在門外喊着）

聲：大強！大強在家里麼？

……

母：誰又找大強來了？

小老二：好像是保長？哥哥不是找他去了麼？

母：哦！是保長！請屋里坐！

保長：好……（上）大強在家里麼？

母：哦請坐！找大強什麼事呀？小老二倒杯茶來……

保長：不用客氣了，都是自家人。大媽，有點小事，找他到隔壁李大哥家，我們大家一齊談談。

小老二：（倒茶上）哥哥找你去了吧？你沒碰着麼？

保長：找我？有什麼事嗎？我一直就在隔壁，他到那兒找去了？

母：（向小老二）你問清楚他到那兒找去了？

小老二：這，這可不會！

母：不會？你只知道吃現成的！笨貨，你不會殺魚，可會洗哪？去！快點把魚洗乾淨拿來煮着！

（小老二拿魚下）

母：過年了，大除夕的，保長還在外邊跑，有什麼要緊事嗎？

保長：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事，就是因為村口碉堡上的哨兵，在飯前到我家來，請我替他們買米。

小老二，所以我得出來替他們想點辦法。

母：哦，買米？

保長：是的，嗯，大媽！你大強上次告訴我你們這兒還存得有一石多米，我想，你們只三個人吃。

飯，大概還可以抽個幾斗來賣給他們。

母：是啊，現在米糶缺乏，買米真不容易呀。

保長：對了，如今米漲得真快，而且還不容易買到，所以我說到各家來撿，免得到街上去買那一塊錢十三斤的米，我們想辦法賣十五斤給他們，免得他們吃虧，他們也是很辛苦的。

母：你說一塊錢賣十五斤給那些哨兵麼？其實，他拿的公家的餉，有的錢，貴點也不要緊。

保長：是的，他們吃糧的一個月只那麼幾塊的餉，還能讓他們上當，吃那麼貴的米麼？

母：不過一向都是十三斤地賣給他們的。他們總沒有我們老百姓苦。

保長：這回一定賣十五斤給他，因為我們只有十九斤就可以買進來，只不過花點挑米的時間就行了。

母：是的，有米，照理是應當便宜賣給他們，就是我家沒有米，保長，你是曉得的，我家還存得

起糧麼？家里實在是沒有米。

保長：大強告訴我他前天才去担一石米來呀！

母：那里有一担米喇，只有四斗，自己吃還不夠呢！

保長：大媽！要是有，就隨撿一點好了！

母：實在是沒有，要是有，還消你保長來出面買麼，我們自己也會一塊錢十五斤的賣給他們。

保長：實在抽不出點兒麼？

母：實在是沒有。

保長：那麼只好等大強回來再說吧！

母：等他回來也沒有呀！

聲：（在門外）有人在家麼？

保長：大強回來了嗎？

母：誰呀？

哨兵：（探頭窗口）老板娘……

母：哦，彌堡上的哨兵。（厭煩地）幹什麼來了？

保長：哦，是老總請進來坐歇！

哨兵：（上）保長在這兒？（向大家）過年哪，恭喜。發財了！

保長：嘿，嘿……老總，請坐。

哨兵：好（坐）

保長：老總進村來有什麼事麼

哨兵：過年了，咱們弟兄們也想吃一頓，大家撲點錢，叫我來買一隻雞。

保長：買雞嗎？

哨兵：可是一連走了七八家，說也奇怪，家家都說沒有。

保長：是的，如今村上雞可真少得很。

哨兵：嘿，有兩家有，門口明明也有雞在，他却說不是他的，你說氣人不氣人？他媽的，這些老



百姓真壞。

保長：近來村上，養雞的人，置倒是少得多了。

哨兵：對了，就是因為這樣，我出他六毛錢一斤他們都不肯賣。這些老百姓真壞。

保長：這幾天過年，大公雞怕是他們要自己留着用。

哨兵：我倒不管他公的母的，大的小的，只要能買到就成了，……喂，老板娘，你有雞麼？

保長：對了，大媽，你賣一兩隻給他吧。

母：沒有，沒有，大的小的，公的母的，我一隻也沒有。

哨兵：奇怪！又沒有？他媽的，大概是老子運氣太不好。

（後面有鷄叫聲）

哨兵：（聽）噫？後面不是鷄在叫麼？

母：（慌忙接嘴）不，不，那不是我家的鷄，是隔壁家的鷄。

哨兵：真奇怪！（掏香烟欲抽）明明在叫，這鷄又不是你家的。哦，保長，你抽根烟吧？（遞過

去）（小老二提魚上，把魚放進鍋里煮着）

保長：不，多謝，我不會吃烟。

哨兵：（舍上烟，從袋里找火，沒有見灶上有火，過去）

母：（機警地）你要幹什麼？

哨兵：借個便火，（已到灶邊）

母：我這兒有洋火。（意欲止他）

哨兵：隨便吧，就這個行。（點烟）

母：（把火柴向桌上一丟）……

哨兵：（嗅出雞的香氣，不由順手把鍋蓋一揭）噫，這兒不是一隻雄雞麼？

小老二：別動，別動。

母：這是我留着敬菩薩的雞，別動。

哨兵：你剛才不是說，大的小的，公的母的，一隻也沒有麼，怎麼又有一隻了？

母：這是我留着過年的。

哨兵：老板娘，我說，你要過年，我們也要過年，我想，你里面一定還有雞，你就賣一隻給我吧。

保長：對了，大媽，要是沒有雞，就賣隻把給他吧。

母：保長，我家真沒有雞。

哨兵：我說老板娘，我出六毛五一斤，你總可賣給我了！

母：沒有，沒有，你出六塊半我也沒有。

小老二：（在旁咕嚕）有是有，可是不賣給你呢。

哨兵：怎麼？有了不賣？

小老二：是的，不賣，偏不賣。

母：死雜種，誰給你說有的？你在那兒看見有雞的？

保長：大媽，我說，有味，就大家方便一下：賣一隻給他。

母：沒有，保長，我們真沒有！（又指着小老二罵）雜種，你在那兒見着有的，死不了的小雜種

小老二：（不服氣地）噫，你不是說那個公鷄味，留着抱小的，母鷄留着生蛋的麼？

母：死雜種，鬼迷了你的頭，死貨……

小老二：（更不服氣）噫，你不是說……

母：你還要多嘴……死雜種。

小老二：噯……

母：不許你說：這兒沒有你說的話，（小老二只好躲開）

哨兵：老板娘：我說，你有雞，就賣一隻也不要緊。

母：沒有，沒有，說沒有味，就沒有囉，你還要我到那兒去生出雞來？

哨兵：你明明有雞，爲什麼不肯賣呢？

母：沒有麼，你怎麼定要賣給你？你這人才奇怪呢？沒有，沒有。

哨兵：這人才奇怪，明明有雞，你偏說沒有。

母：有雞怎麼着？不賣給你，你要強買麼？

哨兵：老板娘，話得說清白點，什麼強買不強買呀？

母：你怎麼着，就行凶我也不怕你。

哨兵：（怒）豈有此理，你這老太婆，不賣就算了，爲什麼說這些話。

保長：算了，算了，老總他不賣算了。

哨兵：保長，你看着的，他這老太婆壞不壞，明明有雞，又說沒有，你不賣就算了，什麼強買，

行凶的。這真豈有此理。

母：怎麼？這麼凶我就怕你麼？你再凶我就報告你們營部去。

哨兵：你他媽的，什麼凶不凶！老子就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壞的老百姓。

保長：算了，算了，……老總，他不賣就算了，……老總，雞不賣，別的地方不是一樣的可

以買。

母：什麼壞不壞，我說沒有你一定要強買是不是？

哨兵：你他媽，還在什麼強買不強買的？……

母：你別罵人。

哨兵：罵你……

母：好，你……（衝來，保長忙攔住）

（大強忽忽上，見狀，呆住）

大強：怎麼？

小老一：他要同媽打架。

大強：啊？這是什麼時候了自己人還在打架，（衝去一把將哨兵拉開）老總，你聽我說……

哨兵：（一拳把他推開）你他媽的，幹嗎也來使什麼勁兒？

大強：（撲過去）你聽我說，這時候了，我們自家人還要打架！……

哨兵：（一下把他推開）你他媽，什麼東西？

保長（幾面解勸）算，算了，這點小事也鬧了起來，走，老總，我們去買雞去。

（推哨兵下）

哨兵：（邊罵着下）他媽的，你什麼東西，動手動腳，老子怕你？

母：挨刀的，老娘也不怕你……

大強：（氣極）他媽的這種時候了還在自己吵鬧，（一想）好，媽，我們自己走吧。

母：走，老娘不怕他，他要是他再來，老娘就給他報到營部去。

大強：不是這個，媽，日本鬼子要來了。

小老二：對了，媽，剛才哥哥說日本鬼子來，你不信，這會兒，你可問他吧。

母：甚麼日本鬼子來了不來了？就是你們這些濃包貨！胆小成那個樣子。

大強：唉呀，媽，不是呀，人家老街子的人全部逃光了。

母：人家關門過年，你就說人家逃難？

大強：起初我也是那麼想，可是後來我又到北邊大鎮上去買豬頭，那曉得才走了一半路，就看見

鎮上的人，都大包小包的背着往大森山跑。

母：啊？真有人逃難。（半信半疑地）

大強：是啊，他人家都逃了，我們也走吧，恐怕馬上日本鬼子就要到這兒了，（慌忙抓了一件東

西往里跑）

小老二：對了，媽，馬上就要到了，我們快逃吧。

母：全是些濃包貨，怕什麼？就是真的日本兵來了，老娘也不怕他。

小老二：媽，不行的呀。

母：什麼不行？從前大清換民國的時候：還不都是這樣平平安安的過去了？

小老二：可是，現在是日本人，媽，他們是要殺人的呀。

母：殺人他就先殺了你？就是日本人做黃帝，他也要老百姓呀。

大強：（在內）媽，你快來，收拾東西呀。

小老二：對了，媽，收東西走吧。

母：死沒出息……（向內喊）大強，大強。

大強：（在內）什麼呀，快收拾吧。

小老二：（亂忙一陣）對了，快收拾吧，快收拾吧。

母：（怒罵）濃包，日本人還沒來呢，你就連骨頭都軟了，（喊）大強，大強，死雜種，你也這

亂忙一陣麼？出來把話說清楚再說呀。

大強：（抱了許多東西出）還說什麼，不趕快走，停會兒怕走不了呢。

小老二：對了，別說了，停會兒就走不了啦。

母：死沒出息的東西，走，成就不走好了，（向大強）你看見鎮上人逃難，也不問個清楚，就那

麼慌慌張張的亂忙些什麼？

大強：誰說我沒有問過，我還遇見了吳老爹呢。

母：他說日本兵來了麼？

大強：他說鬼子想抄大關的後路，就派了許多人在天剛亮的時候，就偷偷地翻過了老虎嶺。

小老二：哦，媽天剛亮就翻了老虎嶺，早就該到我們村上來了，呵，逃吧，逃吧，

大強：是啊，算起來早該到這兒了。

母：（自語）真的翻過老虎嶺。

小老二：對了，媽，走吧，走吧。

母：逃？年可過不成了。

大強：還過什麼年囉，快走吧。（外面突然一聲手榴彈爆炸聲，接着又是連着幾下，大家都驚住了。）

（外面突然一聲手榴彈爆炸聲，接着又是連着幾下，大家都驚住了。）

大家：啊？（接着皮皮拍拍一陣亂聲。）

大強：槍？啊，打起來了。

小老二：（給他提悟過來）啊，這一定是日本兵放的，啊，日本人真來了，真來了……（亂忙

母：真來了，雜種，別亂忙呀。（自己却慌慌張張地東抓一把，西抓一把，往屋裏就跑）打起來了，收拾收拾再說吧。（下）

小老二：（也跟下）媽，怎麼辦哪，怎麼辦哪？

（槍聲漸漸停住）

大強：媽，不要東西了，快走吧，停會又要打起來了，（到門去看了看）

哨兵：（突門而入，滿身是血，身上腿上都受了傷，大概傷勢很重，隨即跌倒下來）啊，急促（

地呼吸着）

大強：怎麼了？（上前扶他起來）怎麼了？

哨兵：敵人偷襲過來，我們給暗算了。

大強：老總，你傷了。

哨兵：不要緊，讓我歇歇。

大強：（同情地）我弄點水來給洗洗傷口。

哨兵：不用，讓我歇歇就行了，多謝你，老鄉。

大強：不要緊的，洗洗就好一點。

哨兵：不，我還得立刻要去的。

大強：去？到那兒去？你傷得很重，不能再走動了。

哨兵：我一定得去的，一定得去的，……我要慢一刻兒去報告大隊，敵人又可以偷偷摸摸地去



抄大關的後路了，哼，這怎麼辦呢？

大強：老總，碉堡裏的老總不會打電話給你們大隊麼？

哨兵：碉堡？碉堡早給敵人佔據了，弟兄們怕全都完了。……（着急地）怎麼弄的，會給他們包圍了還不知道，居然給他一陣手榴彈把門給炸燬了……

大強：老總，你不用太難過，你應當歇歇！

哨兵：（狂暴地）不，我不能再歇了，我的責任太大了，（猛然掙扎起來往外衝，但不支地倒下）我該死，（掙扎）。

大強：（良心發現）其實這是我的不是，我害得你們這樣。

哨兵：什麼。

大強：我早就知道日本兵要來，可是我沒有告訴你，所以你們會給他們暗算了……

哨兵：啊？你早知道？

大強：是的，本來我想叫保長來通知你們，可是……

哨兵：啊？剛才你同我打架的時候，你就知道這消息了麼？

大強：是的，我一進來看看你在同我媽吵鬧……

哨兵：呵，那麼我更該死，這全是我的錯，（掙扎起）我得立刻去。

大強：（拉住他）你不能去，你的傷太重了，你歇歇吧。

哨兵：（扶傷痛苦地）啊。

大強：好，老總，我替你去罷，我替你報信去。

哨兵：你去？

大強：我去，我可以跑得很快，一會兒就可以到你們營部。

哨兵：那也好，你知道我們營部麼？

大強：是翻山過去的那個王家祠堂麼？

哨兵：是的，多謝你，本來這是我的責任。

大強：不用這麼了，老總我也是應當的。

哨兵：好，你快去，快回。

大強：你放心，決不誤事，（跑下又回）老總，槍聲一響，就是救兵到了。

母：（在內）大強，你來搬搬櫃子呀。

大強：唉呀，你們自己收拾吧。（奔下）

哨兵：（自語）想不到老百姓來替咱完成任務。

母：（同小老二抱着許多東西，邊喊着出來）大強，大強，（發現大強不在）我死雜種又衝軍到

那兒去了？才聽見說話，又不見了。（向哨兵）噫？你怎麼又來了，（喊）大強！

哨兵：老板娘，你的兒子報信去了。

母：報什麼倒頭信，就那麼快呀？連家也不要了？

小老二：（見哨兵有點怕）噫？是你啲？怎麼那麼血淋淋地跑到人家裏來坐着？

母：唔，對哪，你得出去，停會日本兵要在我家搜查着你，那可還要連累到我們呢！  
哨兵：……

母：你出去呵，我們是安份的老百姓，你別連累了我們。

哨兵：呵？你真的是要我出去？

小老二：出去喂，就出去了，還有麼真的假的，誰還同你說着玩呢？大除夕了，那麼一個血淋淋的人坐在人家屋裏，怪怕人的。

母：你同他多嚙嚙些什麼？（向哨兵）你出去啦，別連累了我們。

哨兵：老板娘，這時候了，你還那麼狠心，其實咱們不都是自家人呀。

母：誰是你自家人，你當你的兵，我做我的老百姓？別多嚙嚙了，快出去吧。

哨兵：好，你要我出去，可是日本兵來了，你也不會有好受的。

小老二：媽，別同他吵了，咱們收拾着走吧。

母：走，這麼些東西，不等你哥哥回來還走得動麼？

小老二：哥哥不知什麼時候回來。怎麼好等呢？

母：他不回來就不走了，反正，咱們是老百姓，誰做皇帝不是一樣拿糧？（向哨兵）怎麼了？還不想走麼？走，走，快走。

哨兵：好，我走！……

（外面突一聲槍聲，接着有追趕聲）

衆：（驚）啊？

母：又打起仗來了？

聲：八個厭路，什麼地方逃的？（又是兩槍，有人跌倒，在門口）

母：誰？

小老二：可不是哥兒？

母：啊？（出去看）呵，打成這個樣子。

哨兵：誰呀？不是你兒子？

（有人追趕過來）

小老二：媽，快進來吧，日本人追過來了。

哨兵：對了，快進來吧，（母急上）可不是你兒子吧。

母：不是，倒像是王老三。

（追趕聲至門口）

聲：八個厭路，什麼的關上門？（叩門）

小老二：啊，日本人來了，來了，媽怎麼辦呢？

聲：八個厭路，開門，開門，（猛烈地打門，哨兵急藏內屋去）

小老二：怎麼辦呀？怎麼辦呀？門要打破了呀，（躲在桌下）

母：瀉包，怕什麼，你亂什麼呀？

日兵：（猛烈把門踢倒衝入，懷疑地四面了一週。）什麼的不開門？唔……八個賊路，（見屋  
里亂堆着他們準備收拾了逃難的東西，去翻了一陣，見全是些破爛的東西，把它丟得滿屋  
全是，一會兒又向母說了些聽不懂的日本話。忽然嗅着雞的香味，）哈哈……尼瓦脫尼  
？（發現灶上的鍋，過去把蓋揭開來嗅着。）

母：（欲止他）別動，別動，那是我過年的。

日兵：八格賊路（拿鎗對着她）母又只好退下來）哈哈……（抓雞出來吃着）

母：死挨刀的，你把我過年的雞都吃了，短命的。

日兵：（也生了氣，一下把母推到桌邊，用槍對着她，示意她「不許動，」）

小老二（見鎗口向着桌子，以為要打中自己，嚇得直叫，衝出欲往們外跑去）媽，媽，媽……

日兵：（冷不防見桌下突然跑了一個人出來，嚇了一跳，當他還沒有看清楚的時候，已一槍打去

）什麼的？

小老二（中鎗）呵，（倒地）

母：（驚急起來）啊？（伏到小老二身上去哭了起來）你這挨刀的兇鬼，你把我小老二打死了，

（哭）

日兵：哈哈……（仍然吃他的雞）

母：（亂罵一陣）不得好的雜種，你行凶呵。（哭）

日兵：（吃完了雞，搽搽嘴，無聊地正欲走開，見母還在罵，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大笑起來）哈哈

……………（向母做着手勢）

母：死雜種，你行凶，給你沒有好死……………

日兵（衝上一把將母拉過來想污辱她）哈哈……

母：雜種，你要把老娘怎麼着？（拼命地抵抗，可是因力小而弄不過，給他把衣服拉開了來。）

救命呵，救命呵。

哨兵：（由內偷偷地衝上，乘日兵不備，一把將他咽喉攔住，二人扭倒在地上打住一團。）……

（母乘哨兵翻過來壓倒日兵的一刻兒，急抓了桌上的菜刀遞給哨兵，哨兵乘勢舉刀把日兵

砍死。）

哨兵：（無力地爬起，刀也從手里無力地落到地上，晃晃地倒在椅上，似乎也昏了過去）……

母：（關心地）怎麼了？老總，（搖着他）怎麼了？怎麼了？

哨兵：（慢慢地醒過來）呵，（吃力地）你沒有傷吧？……

母：沒有，老總，你怎麼了？不要緊吧。

哨兵：我……不要緊……

母：（感激得差不多要說不出話來）真累了你。

哨兵：（指小老二）你看看他吧……

母：（給他一提，過去，伏在小老二身上悲慘地哭了起來。）

（台上靜靜地只有母悲慘的哭了一會兒）

保長：（拿了一面鑼邊喊着邊急急忙忙地上）大強，大強，（見狀驚住）怎麼了？怎麼了？大媽

母：（還在哭着）保長，我全完了。

保長：怎麼一口事呢？呵，老總你也在這兒？

母：不得這位老總，我今天可見不着你保長了，（又伏在小老二身哭起來）

保長：大強大強呢？大強在那兒？

哨兵：大強到營部報信去了。

保長：那好極了，我正來找他報信，哦，老總，我忘了告訴你，我們這兒附近三保的壯丁大家

集起來商量了一下我們以為不能讓日本鬼子過去，我們把大家藏着的鎗隻一齊拿出來，一方面叫人到營部報信，請救兵，我們也要幫助軍隊跟鬼子幹一下，非把他們趕回去不可。

哨兵：直想不到你們也會這樣……

保長：這沒有什麼，因為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家鄉呵，……哦，既是大強已經報信去了，我得走了

，我得去領着我這一保的壯丁去攻打碉堡呢，（忽然想起）找誰去打鑼呢？

哨兵：打鑼？

保長：是的，我們三保約定了以打鑼為號，鑼聲一響，我們就三面一齊動手。

哨兵：好，那麼我去吧，我還打得動鑼。

母：不，老總，你傷得太重了，你不能去，我別的做不了，這還可以，（勇敢地）讓我夫，（

搶鑼

保長：大媽，你去？

母：是的，我可以做得了的，我要去報仇。（欲下）

保長：好吧，你就在門口那個小山頭上去等着……（外面鎗聲起）

保長：（驚）啊？什麼？又打起仗來了？

哨兵：這是我們的敵兵到了。（鎗聲更猛烈）……

保長：大媽，快去吧。（母急下）老媽，你歇歇，我們把鬼子趕去了再來看你。（欲下）

哨兵：保長，你等我也要去的。

保長：你安靜點，我們把鬼子趕走了再來看你。（急下）（外面鎗聲益烈，鑼聲也響了起來。）

哨兵：（爭扎起來，急取日兵鎗欲衝下，但剛至窗前已支持不了倒下。）老鄉們……殺呀……

（外面殺聲大起）

——幕下——



# 光榮的犧牲

(又名親兄弟)

王逸

時：1938年。

地：剛淪陷不久的某小鎮上。

人：日軍官 聯隊長，殘酷，陰險，四十餘歲，留着「仁丹式的鬍鬚」。

漢 奸 通譯官瘦弱的鴉片鬼，沒落的智識份子，獻眉狡滑。

楊隊長 游擊隊長，性剛強忠直三十餘歲。

楊 弟 游擊隊員，執情脆弱的青年十八九歲。

日 兵 甲，乙，丙。

游擊隊員 甲，乙。

其他游擊隊若干人

景：一間普通的房屋，現在被佔據為聯隊的辦公室，一些搶來的傢具，不調和的雜陳在室內。

開幕時：日軍官吸着一枝雪茄烟，焦急地在台上來回的走着時時看着手錶，自語着「子彈怎的還不來？運輸車怎的不來……」最後走到桌上打電話詢問。

日官：（以日語問）莫西，莫西！多我西點，西多封拉伊家……（驚異）啊，答話啦，西萬西打，拉家西美西打……（氣憤的將電話扔下向外喊）來！

奸：報告！

日：來！

奸：那個游擊隊（日軍官向他瞪了一眼立改口）不！那個土匪的小隊長，軍醫官已看過了，這是

傷單，（將傷單交上）

日：好的！好的！（隨將傷單放桌上）

奸：（獻媚地）刺腦！真不容易，這個傷看了一個鐘頭。

日：怎麼，傷得很重嗎？

奸：不！傷得並不重，就是你怎麼看！不肯醫……

日：不肯醫？

奸：不！我不是已經說過已經醫過了，在先他不肯醫，請皇軍快點鎗斃他，那我就說皇軍優待你

，那我就用了種種方法和他說，他信了，後來我就叫人接着你醫了！

日：醫官說他傷重嗎？

奸：傷得倒不重，頭傷是皮傷，膀子上彈已經檢出來了，不久就可以好了！

日：醫好了，可以給大日本皇軍服務嗎？

奸：（無語）

日：醫好了，可以替大皇軍去剿土匪去嗎？

奸：可以！可以！將來可以！

日：啊！

奸：後來他說可以。

日：你跟他說，他答應了嗎？

奸：是的是的，將來他一定可以。

日：你知道電話爲什麼不通。

奸：通的，通的。

日：你打。

奸：（打電話）喂！喂！——莫西，莫西！——果然不通，恨恨的（土匪，土匪，又是土匪。……

日：什麼的土匪！你不是說土匪已經退了嗎？

奸：是——是——大概是給風刮斷了！

日：八格呀羅，什麼風刮斷的？

奸：是的，我是八格呀羅。

日：城里今天有糧食運來，怎麼還沒運來。

奸：也許馬上就可以運來。

日：會不會給游擊隊土匪搶去的？

奸：不會，不會給土匪搶去的游擊隊已經退了！

日兵：（外面報告）

日：進來！（看情報憤怒，丟到漢奸面前）你看游擊隊退了。

奸：沒有退嗎？皇軍的食糧和運輸汽車給土匪搶去了。

日：趕快！帶皇軍去追，（走回來拿命令給兵）立刻準備出發（日兵下）怎麼你還不去？

奸：不知土匪到那里去了！叫我到那里去追呢？

日：你問那個土匪，楊隊長。

奸：我去問過他許久，他不肯說。

日：叫他來我問（奸下日官在室內徘徊）

奸：報告！帶上來了（楊隊長進）

日：楊隊長，請坐！你們的土匪今天……

楊：不！我們是抗日的游擊隊。

日：……搶去我們皇軍的食糧和運輸汽車。

楊：（笑）

日：不要笑。

楊：哈哈……搶了食糧運輸汽車算什麼，這還是頭兩次哩！以後你們瞧着吧！

奸：不准講，講就鎗斃你。

日：不要你講，好好的問他，土匪退到那里去了！

奸：是，你說你的土匪退到那里去了。

楊：你要問我嗎？在山里！

日：在那個山里。

楊：那個山里都有。

奸：糊說，昨天我捉到你的時候，你不是說你們的隊伍已經退了嗎？

楊：你既然知道，爲什麼還要問我呢？

奸：不過今天在公路上，又發現過你們的隊伍，把皇軍的運輸汽車搶去了。

楊：哈……將來你們的食糧子彈，都是送給我們的游擊隊，看你們凶死，餓死在我們這裏。

奸：糊說，我槍斃你。

日：不，我來跟他說（向楊）楊隊長，你要知道大日本皇軍到中國來是替你們剿土匪，保護你們

過太平日子。

楊：（冷笑）

日：我們皇軍好，不殺你們的土匪給你們好的吃，今天還給你醫傷。

楊：你們的毒計我全都知道，你們想利用我們中國人殺害我們的中國人，想利用我們中國人給你們當漢奸，所以才這樣優待我。

日：不，不，只要你們服從皇軍，我們都是一樣看待的，要是你……（向奸）你同他說過沒有

奸：是，是，（向楊）噯，楊隊長，我昨天不是跟你說過了嗎，你的性命保在我的手裏，皇軍是可以優待你的，今天不是有醫官給你醫傷嗎？這都是皇軍的恩惠。

楊：皇軍的恩惠，只有你們去享受吧。

奸：楊隊長，聽我把話說明白了啊，皇軍優待你，是要你說出來，你們的根據地在什麼地方，你們有多少人？你們的隊伍退到那裏去了？

楊：你要問我這些嗎？

奸：是，是的，只要你告訴我們，皇軍一定要優待你的。

日：是的，是的，你們的根據地在什麼地方，你們有多少人。

楊：全中華的國土都是我們的根據地，四萬萬五千萬不願做亡國奴的人都是我們的人！

奸：（打楊）媽的！

日：他說什麼的？

奸：沒有說什麼，就是不肯說。

日：你不要打他好好的和他說。

奸：（哀求的）楊隊長，你想，只要你告訴我們，或帶我們到山裏去，收編你們的弟兄，皇軍可以給你很多的錢，還可以升官哩！

楊：閉上你的狗嘴。

奸：楊隊長，何必呢？只要有錢花，有官做，何必不幹呢？你們游擊隊還不是早遲給我們皇軍剿滅的。

楊：放屁，只有你們漢奸才想做官發財，我們游擊隊是不會消滅的，我們游擊隊是要一天天的長大起來，要殺盡你們這些漢奸，看你們皇軍在我們國土上崩潰。

奸：媽的！

日：八格牙羅，我們皇軍可以優待你也可以槍斃你，你再不說，我就槍斃你。

楊：哈哈……好極了，我死也不會投降，請你快槍斃我好了！

奸：哼！槍斃你到便宜了呢，還要把許多苦頭給你嘗。

日：對！預備刑具。

奸：是，（向楊）楊隊長，你可知道我們皇軍的利害嗎？把你倒掛起來，用洋油灌你的鼻子，挖破你的皮用鹽醃。

楊：任你毒刑我都不怕，最多不過一死，你們也不要想在我嘴里問出一字來。

奸：老兄！何必啦！我最後一次勸告你，要是你帶我們皇軍到山里去收編你們的隊伍，你們弟兄也不會死亡，你還可以升官發財啦！

楊：閉上你的狗嘴，我也最後告訴你，我不投降。

奸：好！我給你臉，你不要臉。

日：好！預備刑具（奸下）楊隊長你仔細想一想，只要你願從皇軍，一定優待你的（楊不理）怎

麼？你真的不說，打死你（後面有人被打得慘叫）

日：什麼人在叫。

奸：（上）報告！又抓到一個游擊隊土匪。

日：是不是來打皇軍的？

奸：不是。

日：抓到幾個人？

奸：就是他一個人。

日：是不是搶皇軍汽車的土匪？

奸：不大清楚。

日：你去問他，不要打他優待他，你去把抓他的人叫來。

奸：是！（下）（後面又是一陣慘叫）

楊：這好像是……

日：是什麼？

日兵：報告。

日：進來。

日兵：（日語）

日：（日語）……

（向楊）他說一個人來偵察的，你知道的，你們游擊隊是不是今天反攻的，



你知道的？

楊：你們不是知道我們的隊伍已經退了嗎？

日：（日語）……

日兵：（日語）……

日：奇怪！退了怎麼又會來的？而且是一個人來的奇怪！

楊：哈哈……有什麼奇怪，你不知道我們游擊隊是到處活動的，就是你這四週圍，也有我們游

擊隊在活動。

日：什麼的！我們的四週也有你們的人？（外面皮鞭聲慘叫）

楊：對了！說不定我們一會就反攻過來的！

日：是不是真的，你們要反攻？

楊：很難說。

日：（向日兵）好！你下去！（向奸）你問了沒有？

奸：問是問了，可是他什麼也不肯說。

日：好！你帶上來我問（奸下）楊隊長看我來審問你的弟兄，不一定都像你不肯說。

楊：好！我看你審吧！（外面慘叫）

楊：噢！（走向門探望發現驚奇）

日：你看見了什麼的？

楊：沒有什麼。

日：爲什麼叫？

楊：我不留意碰了我的傷啦！

（奸帶弟上）

日：爲什麼打成這個樣子？

奸：不是我們打的，捉到時就是這樣的。

弟：（發現楊）噢！哥哥！

楊：誰是你的哥哥！（讀開）

日：他是你的哥哥嗎？

奸：對啦！我剛問他，他說也姓楊。

楊：不，我們實在不是兄弟。

奸：對啦！你看他們倆的臉很像的。

日：對的！對的。像的，象的。

楊：我們並不像呵！

奸：那麼他爲什麼叫你哥哥？

楊：啊！我們軍隊里弟兄都是稱兄弟，我是他的隊長，自然叫我哥哥！

日：好！不和你說，你姓什麼？叫什麼？

日：我姓楊叫指明。

弟：他是你的哥哥嗎？

奸：站好了說話。

弟：他不是說過了嗎？他不是我的哥哥。

日：好！你不說，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的？

弟……

日：你是搶皇軍汽車的？

弟：不是的不是的。

日：那你來幹什麼的？來反攻的？

弟……

日：你們的土匪退到那兒去了？你來幹什麼的？

奸：你說話。

弟：我不知道不知道。

日：好，你不說，不給你點苦頭吃你是不會說的，拉下去受刑。

奸：小兄弟，我看你就說吧，免得吃苦，你說出你們有多少人，現在退到那里去了！你爲什麼跑

到我們這司令部來？

弟：不知道，不知道。

奸：小兄弟，何必呢？你要是說出這些來，你不會吃苦而且皇軍會優待你的，給你很多的錢，還給你官做，小兄弟我看你就說了吧！

楊：哼！對我的那一套又來對付他了！

日：不要你說。

奸：你要知道他已經把許多都告訴我們了，我們早知道了，你何必不說呢？

楊：你不要騙他弟弟你不要受他的騙。

日：啊！你承認了（高興）

奸：你承認他是你的弟弟了！

楊：是的，我承認他是我的弟弟，可是你們也不要想從他那裏得到什麼，他不過是個小隊員，我們全部計劃他都不知道，收買他也沒有用。

奸：他不能告訴我們全部計劃，他至少能說出今天到此地來幹什麼的，以後他不能帶我去剿土匪。

楊：哼，你想得到不壞。

日：不要你說。

奸：小兄弟我看你就說了吧，不然你就受毒刑，我們把你倒掛起來，從鼻子裏灌洋油用針戳破你的皮用烙鐵烙你的臉，你進來的時候就該看見了那些東西了吧？

弟：哦！哥哥！……（想起恐懼）



日：你出去。

楊：（忍不住奔向弟弟）弟弟……

奸：你走！不準動他，（對日兵）把他拉走。

楊：（被拉至門口掙脫回身）好！我答應你們。

奸：答應什麼？

楊：我答你們我願替皇軍服務。

日：好的！

楊：我答應你們把我們的根地告訴你們，我們的人數和計劃都告訴你。

日：好的，你怕我們皇軍了！你知道我們皇軍的利害了！

楊：是的，我想我們游擊隊一定會失敗的。我們中國人，應當……

奸：老兄我不是早說過了嗎？我們中國實在沒有辦法的非這不可，人生在世快活一天是一天，現

在皇軍又很重視我們……

楊：我願為皇軍服務。（日兵帶隊具土一盤離楊而去）

日：只要你說的真話，你替皇軍服務，皇軍一定優待你的。

楊：是不是可以保障我的生命呢？

日：可以，可以。

奸：我可以決對担保。只要……，不……，而且……，小兒……

楊：給我多少錢呢？

日：每月取薪二百元，活動費看你工作如何，好，多多給你。

楊：給我什麼官做？

日：升營長。

楊：（伸手與日宣握手，）我答應你。

日：你能宣誓嗎？

楊：（宣誓）余至誠誓奉皇軍命令，誓遵守皇軍命令，終身替皇軍服務，協助皇軍剿滅土匪。

日：（握手）好的，好的。

奸：恭喜，恭喜，我們以後都是同事了，祝你前程遠大。

楊：不過我還有個要求。

日：什麼要求。

楊：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答應我！

日：只要合理的，皇軍一定可以答應你的。

楊：請你把我的弟弟槍斃。

日：爲什麼要槍斃你弟弟呢？

楊：因爲我投降了你們，他要醒過來知道我投降了你們，他一定不允許的。

奸：那你可以勸他同你一道替大日本皇軍服務的。

楊：不行，我弟弟年紀太輕，他是反覆無常的，而且他完全不知道他們的計劃，要他沒有用。

奸：難道說一定要槍斃他嗎？

楊：是的，一定要槍斃他並且我要求你們把他槍斃後把消息傳露出去，說我們兄弟兩都槍斃了！

日：那是爲什麼呢？

楊：他們知道我們投降你們了他們把計劃全改變了，那你們收買我們又有什麼用呢！一點好處也沒有。

日：對的，對的。

楊：若不這樣，不但沒有好處反有害處。那計劃變大。

日：（考慮）槍斃——

楊：請你們把他拉出去槍斃吧！

奸：難道一定要槍斃你弟弟吧！  
（命令，曹雲亭、皇軍命令、孫雲亭、皇軍頭銜、謝良、皇軍頭銜、土匪頭）

楊：是的一定要槍斃，不然我不能替皇軍服務的。

日：好，把他拉出去（對面士兵拉出弟醒）

弟：哥哥。

楊：弟弟，你去吧！

弟：哥哥我到那裏去呢？  
（曹雲亭、皇軍頭銜、謝良、皇軍頭銜、土匪頭）

楊：你去什麼都解決了！



弟：什麼？——什麼都解決了！

楊：……

弟：哥哥你救救我啊！哥哥！……

楊：你出去……拉出去把他拉出去。

（把弟立出，槍聲止）

奸：報告，已經槍斃了！

楊：（狂）哈哈……

日：好！什麼的！

楊：你們中了我的計了，我怕他吃不了苦，受不了，我怕他都說出來，可是現在只有我了，我絕

不會說出一個字來哈……

日：八格牙羅（槍擊楊）

楊：打死我兄弟兩個是沒有用的，滿山遍野都有我們的兄弟，看你們這些漢奸，走狗，早晚都死

在我們手里。

奸：（又擊一鎗）（楊倒地）（忽然外邊一陣鎗響）

日：什麼的，你出去看（奸下至門正和日兵撞）

日兵：報告，游擊隊反攻過來包圍司令部。

日：什麼的，真的。

日兵：啊！幾個兵已經被他們殺了！馬上就要進攻來了！

日：馬上警衛軍全體出動！

日兵：報告已經出動了！

日：那怎麼會馬上攻進來呢！

奸：那是老早就去了嗎，那你命令去追汽車了，司令部沒有人。

日：援軍，援軍，要援軍（奔至電話前）莫西！莫西！

奸：報告，電話不通了。

日：八格牙路（對兵）你站在這裏做什麼？出去抵抗。

日兵：（至門口）報告衝進來了！（槍響兵倒地）

日：抵抗（命漢奸）抵抗（兩人至門口游擊隊早從窗對日官背擊日，軍官應聲倒地奸回頭看被抓住）

奸：歡迎中國軍隊……救命。

衆：楊隊長。……

甲：楊隊長，楊隊長。（上）

楊：（掙扎）弟兄們我們盡忠了！兄弟們你們努力吧！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斷氣）

甲：不至體肅立舉行宣誓楊隊長！我們決定遵照遺志抗戰到底。

衆：（眾人拿國旗蓋楊身，衆肅立致敬）

……

——閉幕——

王：馮溪帶四萬大爺，葉溪攜千兩銀二爺，掛門單兩師武的人請這官來獻御！

王：龍袍也懸長三更和義，龍盤土量良來親！

王：掛門單與官來親！

**義**

改編者

王逸  
劉諒

王三爺（不簡稱王）三爺！恐恐戰戰個下懸土團裏來！

王三爺（不簡稱王）三爺！

平林亦中由本劇改編馬修游先生之「古城的怒吼」第三幕及尤競先生之「盟誓」一部分情

雙葉單面由蘇改編蘇振柏齣，一着大題東黃良午，家藏對世兩翅子，重疊吉福下掛景一並

時：一九三八春。

地：淪陷許久的地方。

人：王三爺（五十餘歲）李隆、垂頭喪氣由坐空不絲王謝弄黃毛土團口、掛白龍鬚不戴下

老劉（八十歲以上）香戴、假台對下望八掛騰騰、轉論妻長空空此處下苦難。

景：一 盧先生（游擊隊政治指導員）

葉二爺（七十來歲）

平兒（十三四歲）

老杜（三四十歲）

王老三（二十餘歲）

游擊隊員（二三十歲）

鮑良誠（四五十歲）

日軍官

日兵數人

景：一個破舊的關帝廟里，小小的殿上，有梯級可以通到鐘樓上，有正門是到大門外去的。有神龕，供桌及一切應有之物等。

幕：殿內黑黝黝地，神桌上，香爐，燭台橫七豎八地亂倒着，神龕裏是空空地沒有了菩薩。

開幕時，只有看廟的老劉，垂頭喪氣的坐在石梯上撫弄着手上的傷口，他已龍鐘得不堪了，他一跛一跛地蹣跚到神台前用香灰按住手上的傷口，又用一塊破舊的布裹着牠。

王三爺，他穿着古老式的起團花的舊綢長袍，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有錢的，雪白的布襪，雙梁厚底的鞋，緊纏着的褲腳，一條大腰束着身子，走着健壯的步子，這些告訴了他是一位年將花甲的英雄好漢，他忽忽地跑了出來。

王三爺（下簡稱王）老劉！

老劉（下簡稱劉）三爺！怎麼那麼晚了還上廟裏來！

王：他們還沒有來嗎？

劉：誰呀？已經是三更時分，誰還上這兒來呀？

王：馬家溝的馬大爺，葉家灣子的葉二爺，他們這兩個地方的人都沒有來過嗎？

劉：沒有！哦！三爺！他們上這兒來幹什麼？可不是你們，又要幹從前那樣紅鎗會了？

王：這回可不是紅鎗會了，前些年幹紅鎗會那是見義勇爲跟欺負咱們的官府幹！……哦！還有

游擊隊的黃隊長和盧指導員他們來過嗎？

劉：沒有，他們一個都沒有來過。

王：好吧，咱們先準備起來，他們是不會失信的，（轉向神台）噫！怎麼了？老劉：你看你，怎麼連長命燈熄了都沒點，你是幹什麼的？（自己以火點着長命燈）

劉：（不語）……

王：怎麼？香也沒燒？老劉！你可不是老糊塗了，你真要讓關帝爺斷了香煙哪！

劉：（又不語，反而縮到牆角）……

王：（似乎察覺有點不對勁，急忙追問）老劉，你是怎麼弄的，……（猛抬頭見神龕裏空空地，急揭開神幔，裏面已沒有了菩薩）啊？老劉，菩薩呢？你看廟的，怎麼把個關帝爺也看丟了？

劉……

王：（大怒）老劉，你有沒有良心，原先是因爲大家見你孤苦零丁，可憐你，叫你來看廟，你好生想想，我們大王寨人一向看待你還差了嗎？怎麼連關帝爺都給看不見了？

劉：（顫抖地伏在地上）三爺，你老人家饒命，我老劉該死，該死！可是我老劉不是沒有良心的人，我承你們養活我，可是，我總是一心一意看着這個廟，那麼多年來，就從沒有斷過一次

香火，可是……唔，我老劉該死，該死！……（叩頭如搗蒜）

王：你別這麼？你起來好好地說（扶他起來，碰着他的傷口）噫，你這是怎麼了？

劉：這就是他們搶關帝爺的時候，我護着，給刺破的。

王：啊！搶關帝爺？誰有那麼大的胆子竟敢到我大王寨來搶起關帝爺來了，這還了得！

劉：今天下午的時候，來了幾個遊山的日本兵，就把關帝爺給搶去了！

王：啊！又是這些混賬的東西，對了，剛才聽說有日本兵到寨上來，大概就是他們了，真是豈有

此理，菩薩給欺侮了！

劉：他們說這關帝爺是個古董，所以把他搬去了。

王：菩薩也當古董搬去了！

劉：他們還說樓上那個鐘也是古董，也要搬了去。

王：啊！把樓上那個鐘也給搬去了！

劉：可是，又嫌袖太重，沒搬得去！

王：這些混賬東西，就那麼無法無天的亂了麼，好，瞧着吧！

劉：三爺！我老劉該死，沒看得住關帝爺！

王：老劉，你別怕，這不是你的錯，好吧，你快把這些（指亂倒在桌上的香爐等）整頓一下，他

們一會兒就來了，哦，你這兒還有蠟燭和香嗎？

劉：樓上有現成的！唔，還要搬香嗎？

王：嗯，是的，我們覺得焚香燃燭，插血爲盟，雖然大家都相信得過，可也要表明一下心跡，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齊心的幹去！

劉：三爺！到底幹什麼呀！

王：幹什麼？老劉，你看我們如今還有什麼好幹的，如今還有什麼別的比日本鬼子欺負咱們更利害的麼？所以咱們不是幹什麼紅槍會了，咱們要跟他們游擊隊一樣，要跟日本鬼子幹！

劉：跟日本鬼子幹？

王：是啊，跟日本鬼子幹，老劉，你說我們還不應該幹麼？

劉：應該幹！應該幹！

王：你看現在連咱們多年供奉的關帝爺都給他們搬去做古董去了！這邊能不幹嗎？

劉：要幹！要是你們用得着我老劉的地方，我就拚了這老骨頭也得幹去！

王：好極了……

王：好極了……嗯，老劉你先把香燭拿下來，咱們等他們來了宣過誓就幹去！

（劉上樓去）

王：這成什麼年頭！把菩薩都做古董搬走了！這會咱們可真要死心踏地的幹他一下子……

（盧先生，一個游擊隊的指導員上）

盧：王三爺，嚮早來了！

王：呵，盧指導員！怎麼黃隊長沒有來麼？

盧：他現在正帶着隊員們去埋伏去了，所以叫我來，王三爺，怎麼，葉家灣子和馬家溝的人沒有

來麼？他們怎麼樣？

王：他們一會兒準來的。

盧：該會不來吧？

王：那不會的，昨天我們老弟兄們都一起商量過，大家才約好了今兒一起動手，那是不會有什麼差錯的！

盧：那好極了，只要你們三位老英雄一出頭，我想今晚上的起義一定會成功的。

王：是呵，三個村上的小伙子們一定硬要咱們來出頭，咱們雖然老了，也只好義不容辭的來幹了！

盧：是啊，這三村的人要聯合起來跟鬼子幹，那真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可是這回要不是你三位老前輩來領個頭，恐怕也不會那麼快的就集合起來，……

王：其實自從你們游擊隊×支隊到了我們這一帶，許多年輕的小伙子早就有此心腸，可倒想不到還得我們老弟兄們來一起幹！

盧：這就表示幾位是衆望所歸，年高德旺了。

王：那裏，這都是你們來了後給他們的影響好的原故。

盧：我們也只是些年輕後輩，一切也還要各位前輩給與指導呢！

王：盧先生可別客氣，從今兒起，往後咱們都是自己人了，

盧：是的，我們是應當不用見外，王三爺，你們的人可準備好了？



王：都準備好了，可是大家武器不夠，就只好把前年用的長矛都拿出來了。

王：那不要緊的，今晚上我們主要的是搶敵人的軍械庫，要是我們得手，那可不愁沒槍使。

盧：對了，一提搶鬼子的鎗械，大家磨肩擦掌，恨不得馬上就去，唔，盧先生，你可知道，咱們

本來都有不少的鎗支，可是都給鬼子收去了！

盧：在淪陷地方，鬼子一定會這樣幹的。反正，等馬家溝和葉家灣的人到了，咱們馬上就去把他搶回來。

王：是的，咱們宣過誓就可動手了：

盧：今晚上還要宣誓麼？

王：對了，我已經叫人去找一支鷄去了。

盧：還要鷄什麼用呀？

王：這大概是你年輕人所不大懂得的地方了，宣誓起義一定要擦血爲監的。這不過是大家表明一下心跡，只是照例的老規矩。

盧：好吧，反正我們要快點下手，等到我們搶到了鎗才有辦法呢！

（葉二爺，你穿套與王二爺彷彿的裝束，他的健壯已不及王二爺，背都老得有點彎了，可是氣色還是很飽滿，他美麗的鬍鬚已全白，可是目光還炯炯地射人。他背着一支長鎗英武地

上）

葉二爺：（下箇稱叶）怎麼？你們都先來了！

盧：叶二爺！

王：（與盧同時）二哥！怎麼你一個人來？

叶：還帶了兩個後生，我叫他們在門口四面張望，我們約會在這裏，可祕密麼？

王：二哥，你放心！

盧：這地方在小山崗上，樹林又多，要是不知道的人誰都不容易找到，這是我與三爺商量了好久才想到的地方。

叶：嘿，那好極了！

盧：叶二爺！你們灣子裏的人準備好了麼？

叶：全都埋伏在那面樹林里，咳，這些後生一聽說今夜就動手搶鬼子的鎗，全都樂得什麼似的，這會兒恐怕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老三，你們的人怎麼樣，我來的時候，一個都沒有看見呀！

王：我們就在大門口，說一聲動手，馬上就都全會伏了。

叶：馬家溝的人呢？怎麼大哥那面還沒來人呀？

盧：該怕不會出事吧？

王：那不會的，他們那兒有什麼事，我們會得消息的。

哦，怕是大哥年紀大了，走得慢，

叶：唉！人一上了年紀就不行了，就像我，有時候也會鬧些小毛病了，所以，我想把我家教館的鮑先生帶了來，有時候也好讓他來替我跑跑腿，那曉得臨走又找不着他了！

盧：那一位鮑先生？

王：就是二哥家教小孩子讀古書的鮑先生！

叶：就是你上次到我家，我叫他來見你的那位鮑良誠，他滿肚子都是古書，是個有學問的人，所以我叫他來，那知臨走又不……

盧：哦！就是那位酸溜溜的，留了一個八字鬍那位老先生麼？唔，叶二爺，這位老先生可還靠得

住麼？

王：他是知書明禮的人，是不緊要的。

盧：我看他總有點不順眼，總是那個酸勁……

叶：那可不要緊，讀古書都會那麼一套。怎麼馬家溝的人還沒來？時候可也不早了。噫，老三，

你叫人預備了香燭這類的東西麼？

王：有現成的。（喊）老劉，把香燭預備起來吧！（劉內應）。

盧：哦，叶二爺還有那麼好一管步槍？不是說這一帶的鎗全都給鬼子收了去麼？

叶：這是我費了許多功夫才把藏到現在，真不容易。

盧：你背了這管鎗，更顯得你老英雄的氣概！

叶：嘿……這支鎗能藏到現在，真運氣，（得意地侃侃而叙）鬼子到這兒不久，就來說了些鬼話，說爲了要保護咱老百姓，要把各家藏的槍支給他驗驗，登個記，我就知道他懷好意，把牠藏着沒給登記，果然不久，就派了大兵來，把槍支都給抄了去，還說藏着不交的，要

給抄出來，就當游擊隊辦，把全家的人都殺光，好容易我把他藏在我那壽木裏，才沒有給抄去，你瞧現在可不是拿出來用了麼？（把鎗取下來放好）。

（劉拿香燭下來）。

劉：三爺！就點着麼？

王：等一會吧，馬家溝的人還沒來，去找鷄的老三也還沒有來呢？

盧：我們只等人到齊大家商量一下就動手吧，要是鷄還沒有來，咱可就等鷄了。

（老杜，一個彪形大漢，背着大刀，好像保着太子的虎將一樣，隨着平兒上，平兒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孩子，他戴着紅頂小帽，在長衫上，却又套一件小背心，他是代表爺爺來開會的，可是他似乎什麼也不知道）。

王：馬家溝的人來了！

平兒：二爺爺，三爺爺？

叶：唔，你爺爺呢？

平兒：爺爺不能來，叫我替他來。他說走不動了！

老杜：大爺本來是要來的，可是昨晚傷了風，咳嗽得很利害，所以叫平替他來宣誓。

王：你們馬家溝的人呢？

杜：全來了，在崗下。

盧：這就是馬家溝的人麼？

叶：對了，這平兒就是我們大哥的孫子，可憐從小就死了爸爸。（向王三爺）唉，好快呀！咱們從前幹紅槍同他爺爺結義的時候，他爸爸才只有他這麼高，（不勝感慨地）想不到如今平兒已經也那麼大了，我們老弟兄們又來幹上這一手！

王：如今實在不成樣子了，不然咱們已白髮蒼倉的了，還來幹這個麼？

叶：他好，反正，人總有一死，咱們就把這老命跟鬼子拚了，也算對得住後代子孫們！

盧：人現在都來齊了，咱們趕快進行吧！

王：還沒鷄沒有來呀！

盧：不能再等鷄，咱們這事是不能多耽誤的了！

杜：對了，咱們有鷄沒雞，反正是一樣的幹就行了！

叶：好吧，反正後生們是不能再等了！來，老劉，撈起香來！（發現關帝爺沒有了）啊？關帝爺呢？老劉！你怎麼弄的？你把關帝爺搬到那兒去了？

王：哦，我還忘了，二哥，你看這還成話麼？關帝爺都給他們搬去了！……

杜：啊？誰？……

叶：誰那麼豈有此理，老劉，你，你怎麼看的廟？……

王：日本鬼子把咱們的菩薩當着古董搬去了！老劉的手都給刺傷了！

杜：他媽的！這些王八羔子！

叶：這真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虞：各位，生氣也沒有用，現在既沒有菩薩，咱們就這麼憑空發誓，咱們去把菩薩奪回來吧！

杜：對！對！咱們快把菩薩奪回來！

王：好吧，事不宜遲，老劉把香燭點起來吧！

（劉與平兒點香燭）。

叶：咱們這次既然幹上了，可也得要個名兒呀！

王：二哥！隨你取個名字吧！

叶：你說叫什麼好？

王：我可想不出什麼好，就叫住紅槍會也不好，二哥，還是你來吧！

杜：不管叫什麼名兒，反正咱們打日本鬼就是！

叶：也總得有個名兒才行。

杜：那麼人家叫什麼，咱也叫什麼吧！盧先生你們可是叫游擊什麼支隊分隊的，咱們也隨便叫一

個就行了……：

平：二爺爺，三爺爺，不管叫什麼，咱們先把關帝搶回來再說吧！

杜：可是，咱們得要個頭兒，譬如什麼隊長似的。

王：大哥沒有來，那就是二哥吧！

叶：我不行，太老了，還是你來吧！

王：不，不，不！當然是你！

杜：我看都不用推辭，二爺做個正的，三爺做個副的吧！

叶：就是這樣吧！二爺，三爺！現在看燭點好了，咱們就宣誓吧！

（劉把香遞給叶，叶三拜九叩，上了香，忽然把步槍拿來，實彈上堂，把槍放在神台上。）

叶：現在大家來對着槍口起誓吧！

杜：二爺，你領着頭吧！

叶：好吧！我老了，不中用了，反正要趕走鬼子，全要靠你們年輕的了！……我領着頭，死也死在你們前頭！（走過去跪下宣誓）我叶某領着大家去跟鬼子幹，要是有三心兩意，讓鎗子打中我的心窩，槍子是有眼睛的！（讓到一旁）

王：（也一樣的宣誓）我姓王的領着大王案的人跟鬼子拚，與大家有福同享，有禍同當，要是有什麼中途變卦，給鎗子打穿我的腦袋！

（杜讓虛宣誓）

虛：（走過去堅決地舉起拳頭）我虛某代表本支隊的全體弟兄們發誓，我們一定與當地同胞同患難，共生死，同進同退，誓復國土，趕走日本鬼子！

平：（被杜推他過去，他便雙膝跪下）我要打日本鬼子，死也要打日本鬼子！

杜：（宣誓）我老杜跟了二爺三爺去打鬼子，要是不拚死去幹，讓五雷劈頂！亂槍打死！

（突然老三滿頭大汗的從外面衝進來，殿內衆人警起，老三喘着氣擦着汗一時說不出話來）

王：老三，你鶴找來了嗎？

三：沒有找來……

王：沒找來，大家等著你的雞呢！

三：我……這個……三爺二爺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杜：老三，什麼好消息？

三：鬼子兵開走了。

王：怎麼，你怎麼知道呢？

三：我去找雞經過鬼子兵營，看到鬼子兵往外調動，好像要開走的樣子，三爺那我們不是馬上就

可以動手搶鎗械庫了嗎？

杜：對啊，馬上乘這個空就動手吧。

王：是啊，要是鬼子兵調開了，那這機會太好了。

盧：（對三）你知道鬼子兵往那裏開呢？

三：……這我不知道……

盧：那我們不能隨便動手，萬一是鬼子兵知道我們這會事把兵埋伏在槍械庫四面那我們去不是送

到老虎嘴裏嗎？

葉：對啊，我們得慎重一下，這事不能馬糊從事的。

盧：萬一洩了消息，那咱們一定得壞事。

王：咱們這事多祕密，鬼子兵怎會知道呢？



虛：這很難說，鬼子兵有調動現在怎能斷定是幹什麼呢？

三：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虛：沒有把敵人動靜探聽清楚不幹。

三：說不定鬼子兵不是埋伏，是真調開，那咱們不是白丟了這好機會。

虛：二爺三爺各位你們看這樣好不好呢？現在仍舊照昨天談的計劃準備，大家立刻回到各人佈置的地方去順便向大家說明白只要偵探的人回來報告敵人沒有埋伏，我們立刻動手。

王：我們大家已經分散了，怎會知道敵人有沒有埋伏該不該動手呢？

虛：這個樓上不是有個鐘嗎，要是回來的人報告沒有關係可以照樣動手，那我把這鐘敲幾下作個信號大家聽到鐘聲立刻就出動。

葉：好啊，這辦法好的，不過要是壞事了那怎麼辦呢？

虛：那我們也作個信號，要是敵人真有準備那咱們就在這樓上點起一盞燈來，大家見到燈就悄悄的再到這兒來商量一下再作決定。

杜：對，這還是個辦法。

葉：對的，這辦法很好，很有計謀。

虛：諸位都贊成嗎。

王：好，咱們就是這個辦法，咱們照樣佈置起來等信號好了。

虛：那諸位記清了，沒有問題照樣動手就打鐘，要是樓有燈就是有事要商量。

杜：不幹？約好了，咱們能不幹？

王：那什麼話，三個村子都準備好了，話說出來能不幹！

盧：諸位，我不是說不幹，我們幹是幹定了，不過在沒有知道敵人是不是有了埋伏以前我們不能隨便動手。

杜：鬼子有了埋伏咱們就不幹，聽到一陣風就是雨，就把烏龜頭縮進去不幹了，那我們還打個吊游擊。

葉：老杜，不要這樣火氣，成事不必急在一時，盧指導員，咱們要不要現在派出個探子探個虛實呢。

盧：諸位不要急，我正要告訴諸位，事先我已經暗中派出我們的隊員去偵探敵情去了，一會兒就有最後一次報告，我們就根據最後這次報告看敵人的動靜動手。

葉：是嗎？一會兒有人來嗎。

盧：一定會有人到這兒來的，只要等一等一定有確實的消息了。

杜：等一等，等到什麼時候為止呢。

王：二哥，我看這樣等下去不是個辦法，大家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二哥你知道咱們幹事，是在二個熱勁，這樣等下去，大家銳氣更消散了，那一定不得成事。

杜：咱們人多心齊，那幾個鬼子兵咱們還怕嗎？大家就再來一躺。

王：好就這麼說，老三，你先去告訴大家在後山集合，我馬上就來。

葉：老杜，你帶着平兒去準備吧。

杜：好，二爺三爺我們走了。

虛：信號記得嗎。

杜：記得，記得。

葉：老杜，平兒年歲太輕，什麼事得靠你。

杜：二爺，請你放心，我決不會誤事，我老杜這一遭定得爲馬家溝漏個險。

王：好小子，看你的。

平：二爺爺三爺爺我走了。

王：好孩子去吧！（老杜與平兒下）

葉：各位！那我也得先走了，等會見，不，等會兒鬼子槍械庫再見。

虛：好的，好的。

葉：我聽你們打鐘啊！

王：好，我們一定是打鐘的。（葉下）

王：虛先生，你是不是也要回隊去通知一聲！

虛：是的，我要回隊一躺把這兒的決定告訴大家不過我現在正想用什麼方法留信給我們那個來報

告的隊員。

王：是啊，誰在這兒打鐘作信號呢？

盧：我想留個信給我們的那個來報告的隊員，由他來放信號。

王：這也好，那你就留個信給老劉，叫他等你們那個隊員來告訴他，

盧：老劉能靠得住嗎？

王：老劉他做事很老靠，交給他不會誤事。

盧：是嗎，那就留信給老劉好了，

王：老劉你過來。

劉：三爺，是要我打鐘嗎？

王：對了，你能幹嗎？

劉：三爺，我老劉承大家養活一生，不用說幹這事就是大家要我去跟鬼子幹就是赴湯蹈火我也去的。

王：好，老劉：

盧：老劉，那就請你了，響我們那個隊員來以後，你就告訴他要是鬼子兵沒有準備，可以照樣搶槍械庫，那就叫他打鐘，要是有了變動那就在樓上點起燈，我們大家再來商量。

王：老劉你記清楚了，不能誤事啊！

劉：三爺，你們放心好了。

盧：老劉你記得嗎？

劉：我記得，成事就打鐘你們進攻，壞事就點燈你們再來商量。

盧：對了。葉一盞燈從屋裏來。

王：好，那我們就走吧。（前時曾提掛兩人）（向盧）葉一盞燈開會了。

盧：老劉，那你先準備一下，有燈嗎？你先預備一盞燈。

劉：有燈，我就預備。（門口響一聲日本軍官時時聽日本兵與官隨口講提掛室內兩個人，頭兒

王：好，我們走了，老劉我們大家都靠你了。

盧：老劉，你的責任很大，我們成事壞事就在此一舉。

劉：好，各位放心好了，老劉絕不誤事。

（盧與王下，老劉找出一盞燈來慎重的把燈擦了乾淨，一個游擊隊緊張的地從外面奔進來）

游：老頭，他們人那裏去了。

劉：啊！

游：老頭他們來這兒開會的，那裏去了？

劉：你是游擊隊員嗎？

游：是的，他們現在土那兒去呢！

劉：他們大都去準備動手了，就等着你的消息了。葉一盞燈一聽我這話！

游：現在不能動手了，鬼子已經知道我們這兒開會，兵馬上就要開到捉人，有漢奸告了密。

劉：哦，那壞事趕快點燈吧！

游：怎麼說？

劉：他們留了信給你，說，要是鬼子兵沒有準備那馬上就把樓上的鐘打響，他們照樣去搶槍械庫，要是壞事馬上在樓上點燈召大家再來商量，現在壞事我們趕快點燈集大家來商量吧，（送  
去提燈）

游：哦，不能！他們馬上就來捉我們，打燈把大家召來不是讓他們一網打盡嗎？

劉：那我們怎麼辦呢？

游：剛才說怎麼打鐘呢？

劉：鬼子沒有準備，可以照樣搶鬼子槍械庫就打鐘。

游：好，那現在就打鐘。

劉：那什麼話，現在壞事還能打鐘！

游：不，現在鬼子兵到這兒來抓人，根本不知道我們今晚就動手搶槍械庫，他們到這來抓人那邊

隱：不是露了空，咱們不是要發動手嗎？

劉：哦，對，對，我們馬上就動手打鐘。這是一舉。

游：好，鐘在樓上嗎？

隱：這兩人在樓上嗎？

游：誠也夾在裏面。

五百官：不準動（衆日兵上前把槍對住兩人）（向鮑）是這兒開會嗎？

鮑：是這兒，葉二爺約我到這兒來的，

日官：怎麼的只有兩人？

鮑：叫他們到樓上去看看吧！

日官：（向日兵）上面去看看的！

（兩日兵上樓去）

劉：鮑先生，是你呀！

鮑：哦，老劉呵！你還認得我呀！

虛：我怎麼不認你，只要一看見你那兩邊的八字鬍子，就認得你是鮑先生！

（日兵下樓來）

日兵甲：報告！樓上沒有一個人！

日官：啊？

鮑：這才奇怪了，他們會不來嗎？

日官：你不是說可以抓到很多人，怎麼沒有？

鮑：這個……哦，他是游擊隊員，問他他一定會知道。

日官：（上前）游擊隊？綁起來！（日兵將游擊隊員綁起）你知道那些開會的游擊隊那裏去了。

游：我不知道！

日官：不知道，那馬上打死你！

游：打死我也不知道，

日官：（抽出鞭子威脅地）你快說，那些游擊隊那裏去了，他們來開會要幹什麼？

游：（屈強地看着日官默不出聲）

日官：說不說，不說就打！

游：……………

日官：（瘋狂的亂鞭向游擊隊員身上抽去）說出來就不打，（游擊隊員咬牙忍住痛始終默不出聲），日官無可奈何停止鞭打，向鮑，）怎麼他不說，你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

鮑：我只知道他們到這兒開會別的我就不知道了，哦，我想這看廟的老劉一定知道讓我來問他。

日官：好的，問他：

鮑：（走向老劉）老劉你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他們開會幹什麼？

劉：（裝聾）我聽不見……………

鮑：（對着老劉耳旁說）我說二爺三爺他們跟游擊隊開會幹什麼現在他們那裏去了。

劉：我聽不見……………我不懂……………

鮑：（急）我問你二爺三爺他們那裏去了。

劉：（搖頭不語）

鮑：老劉你何必不說呢，你說出來不與你相干，不然你要受累。

劉：我不知道，我能說什麼呢！

日官：這樣和他說沒有用，我來（揚起鞭子）老頭說不說？不說和他一樣。



劉：聽不懂，不知道！

日官：不說！（抽打老劉）

劉：打死我，我還是不知道。

鮑：（上前）我看不要打他還是慢慢的勸他，（以手做暗示，表示給他錢他可以說）

日官：好的（拿出一卷鈔票）老頭你說出來不打你還給你很多的錢

劉：（搖頭不語）（游擊隊員担心地看着）

鮑：老劉，我看你說了吧，你何必他們受罰呢！你說了不但日本老爺不打下你還給你這麼多的錢。

劉：……

日官：怎麼要錢還是要這個（指鞭子）

劉：（仍搖頭不語）

日官：（隨手又打）

鮑：（急攔住）還是我來勸他，（從日官手中把錢拿過送到老劉面前）老劉，你苦了，這鞭子何

必不拿點錢享享福呢？何必爲他們吃這種苦呢，老劉拿去拿去。

日官：（又揚起鞭子）說不說，不說立刻打死你。

劉：（想了一想）好，我說。

游：（急叫）老頭你不能說！（手裏去）

日官（回身一鞭）拉過去！

鮑：老劉你說好了。

劉：他們已經開來過會了，現在都走了。

游：老劉不要說！

鮑：上那兒去了？他們開會談什麼。立讓下。

劉：這我就不知道了。

日官：你不許，我立刻打死你。

劉：不要打，我說，他們叫我做記號他們馬上就會再來。

游：老劉：老劉：你千萬別說啊！

鮑：他們叫你做什麼樣的記號。

游：（掙扎上前）老劉不要說。

日官：（轉身亂抽打他）把他拉開去！（日兵將游擊隊員拉開）

劉：他們要我在樓上點起燈來這樣搖搖，知道他帶了消息來，馬上就再來開會再商量！……

游：（又掙扎回來）老劉你爲什麼要害我們大家呢？

日官：把他拉開！好好！你去打燈！

鮑：好，錢給你我和你二陣去打燈（老劉準備點燈鮑幫着老劉點）

游：好，老劉，你出賣大家，你做漢奸老劉大家有什麼對不起你，你爲什麼害我們！（老劉看了

看他）

3085